

为工作烦恼的特权

□ 葡萄 (北京, 白领)



漫画/崔泓

自从开始养猫，每一日都觉得能够在家陪伴它们的时间太少了。每天困在上班下班的生物钟里，打开门看到小猫早早等在门口探着小脑瓜，总有说不出的愧疚感。尤其是为工作累到进门就躺倒，嗡嗡的耳鸣声之中全然无力回应朝自己喵喵叫的毛孩子，那一刻常常庆幸猫生无需奋斗、生活自理，没人睬也能吃饱睡足玩得起飞。

在老家工作的同学远程发来建议：“不要把工作当成天大的事。”是不是“天大”我不知道，可无论个人的心态如何，工作量在那里，考勤打卡的制度在那里，从时间上说它永远占据着自己有效生命时间的大头。这当中除了真正用于工作的时间，还包括早晚各自一个多小时的通勤，是难以撼动的。我如此回复，有理有据，巴望得到一点共鸣和安慰。但我转瞬就打消了这念头，我竟然忘了，这位同学从家到单位的距离还不够车载空调制冷的，哪有感

同身受呢？

可是她递给我的话却是：“珍惜这份幸运的不幸吧。”珍惜？幸运？我不知道她这是熬的什么可怕的鸡汤，隐隐觉得有些气恼。“要说工作占生活的大头小头，要看你遇上什么事儿吧。说白了，你觉得工作是大头的时候，还是因为家里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耗费精力。没有婚姻，没有孩子，没有父母生病让我们操心。”

而就在前段时间，同学的母亲查出了肺癌。她原本幼年丧父，作为独生女，担子的全部重量一下子压到她一个人的肩上。所以，即便在外人看来已经是必须痛下决心的时刻了，母女俩依然在为手术还是保守治疗纠结数月。“一旦有风险，这个家就只剩你一个人了。”这期间，她们一次次地跑北京、上海的大医院求助专家意见，为了节省住宿费总是当天去当天回，终于在几个月后下决心做了手术。

“就在照顾我妈的这段日子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很多工作我真的是没精力做好，工作质量是自然而然就下降了。不是有意不想好好工作，我只能说我可以努力、尽力，但自此以后我的生活就是以我的家庭为重心了，不可能再为了多挣点钱牺牲家人。”

曾几何时，同学从名牌大学硕士毕业后，不甘心一辈子守在老家朝九晚五，总想走。但现在，她哪也不想去了。在最真实、最紧迫的亲情羁绊下，超级城市的繁华、职场的升级打怪已然成为了泡沫。

“即使你看上去没有多在意这份工作，但是花费很多时间去做、去烦恼，本身就是一种在意的表现。哪一天你没有了这份‘特权’，才是真正需要安慰的时刻。”朋友的话，令我感到脊背阵阵发凉。就好像我在计算下次搬家时猫可能已经四五岁时那种慌张和惆怅，父母步入老年后那些已知和未知也不过是钟表滴答。惯于在风平浪静时回避焦虑的自己，此刻知道别人遭了台风，也不免担心自己头顶的天气。而那种在医院里对着智能机器茫然失措的样子，终究自己也会遇到吧。“因为衰老而能力不足的阶段，想想还真有点可怕啊。”

“接受就可以了。”按同学的说法，她总比同龄人提早经历生活的捶打。“从家人生离死别，到职场明枪暗箭，我都很早就经历了。所以我接受自己能力不足。

人从来都能力不足。更高一层的职位，更多的钱，更健康的身体或者更开明进步的家庭……人生总有一些缺憾我们无能为力。除了接受，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一旦这样想，虽然拥有为工作烦恼的特权，这份烦恼在此刻、在当下也似乎没那么重了。